



玄亭涉筆自敘

始余為涉筆蘄得未曾

有而必已出雖已出而

他人我先者輒削去之

以是隨筆隨削積有歲

年而卷帙靡盈為客有教  
我者曰學猶飲河也以腹  
量而已戛乎必桔槔之所  
挹取認而已之不亦隘乎  
斷然自謂淄澠之能辨

也意與水迥俱馳不亦勞  
乎子之書名涉筆夫涉  
汎濶之謂也涉故不勞在  
所不涉故不隘何必人涉  
邛吾余曰唯之於是取余

筆之所涉削而僅存者稍  
彙次以左付之殺青示不  
復削也遂銘之曰但斲已  
出毋怵我先繼自今戒尔  
管城子幸倦以能獲我真

珠船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夏  
五玄亭主人王志遠書于  
湖南分司以映巖堂

玄亭涉筆卷之一

龍溪王志遠而玄 草

異名

蔚藍天之隱語杜詩上有蔚藍天度人經作  
鬱縑

翔陽日也海賦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又曰  
曜靈楚辭曜靈安臧

夜光月也楚辭夜光何德

山帶雲也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俗謂之

山帶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孟婆風也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俗以風爲孟婆發怒

列缺服虔曰天閃也按元包云列缺搏礮礮灼列缺謂雷也礮礮卽閃電

威屑霜也迷空步障霧也韓彥卿抄博學記天弓虹也見白虎通亦云帝弓

銀灣許渾謂銀河爲銀灣李賀謂銀浦白雨鄭棨詩一朝白雨下謂雪也

硬雨雹也宋紹興時語又洮岷間亦稱白雨

天酒甘露也見瑞應圖又隋書云神漿

白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

白水河圖曰岷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晉文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天沼海也海賦翔天沼戲窮溟

岱淵東海也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

竹胎說文笋也

桐乳莊子云桐乳致巢司馬彪曰桐子似乳  
著葉烏喜巢其中

卵菱芡也見管子

鬣葵櫻櫚也

石髮風土記苔也廣雅曰石衣也

水衣亦苔也廣雅

水簾本草曰萍也

蹲鴟史記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注芋也

又宋子京益部方物記云芋種不一鸕芋

則貴民儲于田可用終歲本草謂土芝

水栗菱也酉陽雜俎

水芝廣雅瓜也古今注蓮一名水芝又鮑照

掘黃精詩土肪閔中經水芝韜內策則黃

精亦名水芝也土肪名亦佳

落蘇茄子也見酉陽雜俎又隋煬帝謂之崑

崙紫瓜

朱果格物論曰柿子也按韋應物詩洞庭摘

朱果謂橘也李太白於焉摘朱果謂火棗

也然則朱果故通稱惟橄欖之青子菊之  
黃花乃可孤擅

木蜜廣記曰棗也按古今注自有木蜜生南  
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又相一  
名樹蜜一名木飴

崕蜜櫻桃也見鬼谷子

快果本草梨也

華王埤雅世謂牡丹華王芍藥華相

木王埤雅梓也

木奴李衡種橘千樹謂之千頭木奴

丹若石榴也又曰塗林陸士衡與弟書張騫

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

鬢華佛書翻譯集云末利曰鬢華堪以飾鬢

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梅溪作抹利洪景

盧作末麗

菊婢鳳仙花

堯韭菖蒲也見呂覽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

禹日糧



金鹽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此二物  
可煮石見金樓子

丑寶牛黃也一寸樓臺蜂窠也侯寧極戲造  
藥譜盡出新意改立別名今錄其二品耳  
水畜魚也見陶朱公養魚經又東京賦內阜  
川禽或亦謂魚然恐是言水鳥鵠鵠之屬  
耳

互物介虫也周禮鱉人掌取互物互字盖象  
形

鴻豹鵠也焦氏易林文山鴻豹肥脂多脂

魚虎鵠也善捕魚亦曰魚師埤雅

虎王廣雅蝟也鵠制蝟蝟制虎

烏鬼鷓鴣也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夔州圖經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

羶根羊也見南楚新聞

撲朔蘇東坡詩寒窓煖足來朴握註兔也古

樂府雄兔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山公李約養一猿名山公又王仁裕名爲野

賓

家兔事林鼠也

巽羽鷄也

殊翁鴻鴈也並漢雋

鼠將猫也

辯哥鸚鵡也並清異錄

飛奴鴿也張曲江以傳書故名又曰插羽家

人

慈鷓母鷄

父馬牡馬也史記平準書

艾豸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豸

郭索太玄云鱣之郭索用心躁也林和靖詩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鈎輶鷓鴣聲

金炯司空圖以鏡爲金炯

紫磨孔文舉云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

有聖也又見佛書

清防屏風也見顏延年詩按爾雅容謂之防

註如今床頭小曲屏

寶箒僞唐宜春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號翹  
軒寶箒自此江南士人呼筆爲寶箒

香壁蜀士景煥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  
子又李廷珪曰烏玉

涼友清異錄曰商山館中有詩云淨君掃浮  
塵涼友招清風是箒與扇明矣

條脫腕釧也真誥安妃有斲粟金條脫斲粟  
庚信亦云粟鈿古穀壁之文也

脂炬燭也杜陽雜編

烏薪炭也

睡龍枕也

不借草履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陸放翁  
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軍持淨瓶也

輕容唐類苑云無花薄紗也

水龍隋文帝以戰艦爲水龍宋采石之戰有

海鯁

機春水碓也東坡詩又有欄泉春亦新

孟青僉載決囚大杖也

要舟埤雅壺也腰之可以涉水鷓冠子曰中  
流失舡一壺千金

屈戌窓戶環紐卽古金鋪梁簡文詩織成屏  
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

謔門東京賦謔門曲榭說者謂冰室門沈存  
中云字訓謔別也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  
榭非有定處

邸閣倉也通典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  
行國漢書大月氏本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

也

倅樽副尊也韓詩外傳范昭請齊景公之倅  
樽以爲壽

觴政說苑魏文侯使公乘不仁爲觴政  
天乳賜酺酒也

歡伯酒也見易林觥錄事酒糾也見本事詩  
醉鄉侯釀王麴部酒帝之稱競用相高

寒具環餅也或曰煎餠

牢丸今湯餅也見東晉餅賦

幽菽說文豉配鹽幽菽也

酒骨孟蜀尚食掌食典有賜緋羊酒骨淹透  
註酒骨糟也

糟雲釋鑿與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糟雲上  
筋謂湯餅瑩滑糟姜岐秀耳

玉杵吳淑冬日招客詩曉羨沉玉杵寒鮓疊  
金綿杵謂小截山蕘綿乃黃雀脂膏

蜂糖江淮人避楊行密諱謂蜜爲蜂糖  
石蜜今糖霜也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

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  
而疑輕

茗戰鬪茶也又和凝爲湯社

輒飽南人以飲酒爲輒飽北人以晝寢爲黑  
甜東坡詩云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甜餘

坐隱王坦之以圍碁是坐隱支遁謂手談  
澆書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

攤飯

雜馥和香也見通典

音驛猶書郵也馬援書云寂無音驛

從生逸周書諸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  
一丈夫橫生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  
也

大宅枚乘七發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  
淫而上滿於大宅程大昌引黃庭經註云  
面爲靈宅大洞經云面爲赤宅

銀海東坡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  
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王荆公曰道家

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

兄公爾雅婦稱夫之兄曰兄公

彌甥對父之舅氏自稱彌甥彌遠也見左傳  
寮婿爾雅兩婿相謂爲亞註江東呼寮婿嚴  
助傳呼友婿

白士猶素士也羊叔子云以白士居重位

枝官吳起云損不急之枝官

子將偏裨也子部及子舍子闕義同

贊公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

涉筆 卷之二  
府李太白謂贊公少公

小鳳唐人謂宰相老鳳翰林學士大鳳中書  
舍人小鳳

公枳宋景文賀宰相啟式惟公枳用逸周書  
公枳維卿

玄亭涉筆卷之二

濫觴

孝經序濫觴於漢疏按家語孔子謂子路曰  
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  
也不舫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  
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臣翰註云濫  
謂汎溢小流貌觴酒醖也謂發源小如醖愚  
謂翰註與可以義稍異本云可以流觴如莊

子所謂置杯耳濫觴之義如此今凡語太濫者輒云濫觴是以源爲流義正相反亦猶枘鑿正相入之物祇緣方圓鉏鋸誤者則云枘鑿不相入也

一麾

黃山谷與人書云景陶軒名未爲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爾魏晉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所謂郡守爲一麾

也按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言阮咸爲荀勳一擠遂出始平非謂旌麾之麾而唐人如梁肅爲劉給事誌云一麾牧人遺愛結今薛廷珪制詞分一麾於劔閣杜牧詩擬把一麾江海去皆相襲誤用景仰之稱今亦莫覺其謬

量移

陸宣公奏議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



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  
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遂奏左降官考滿  
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  
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  
同長往廻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  
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  
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  
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臣等所擬之官各  
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

本銜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易以大  
州增其常秩按量移故事詳具此疏今遷官  
不自謫籍及入爲京朝官者不得槩稱量移  
矣

### 青蒲

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  
蒲席應劭曰以青規地非皇后不得進此伏  
蒲非尋常奏對也天監策秀才文曰日伏青  
蒲罕能切直青蒲豈日伏之所乎

枚卜

史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筆也  
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思正甫知  
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乃舜禹揖遜  
授受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  
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或謂此乃堯  
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  
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  
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

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  
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  
冑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蘇師旦然亦未敢用  
人臣不當用之語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  
遂拜表繳奏時陳晦已除侍御史奏辨此演  
述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  
之語歷引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  
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趙普制  
曰詢于元龜歷選群后古人舉事無大小皆

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可攷也相麻不合貼  
改得旨陳晦援証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  
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正甫作辨  
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  
載始末時論以正甫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  
陳之論辨雖是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按今  
例稱論相曰枚卜都不知宋人有此番爭論  
二字從倪說則爲嫌詞縱云命龜通用亦未  
該卜相只是歷選之稱耳

### 代庖

俎豆之事尸祝爲貴庖人爲賤許由曰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有傲然不  
屑之意今署事者自謙與人之指斥之槩稱  
代庖語如代斲之例矣

### 藁街

藁街質館也外夷遣子入侍者居之非刑人  
之市

### 包桑

陸宣公論建中之難云邦國之杌捩艱屯綿  
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按易  
其亾其亾繫於包桑取桑本之固無杌捩義  
宣公蓋承其亾而誤用耳綴旒之義綴猶結  
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商頌爲下國綴旒美天  
子爲諸侯所繫心也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諸  
侯反繫屬於大夫也美惡不嫌同詞今例知  
綴旒爲危語耳

燕鎬

宋之問詩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王維詩  
欲咲周文謔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按周武  
王始遷鎬魚藻非文王詩也此非僻事而沿  
襲之誤乃爾

范甌

今言縣令清介動引范冉甌中生塵李百藥  
封建論亦云萊蕪縣長凝塵生甌實不然也  
按冉拜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  
遁身逃命復遭黨錮窮居十餘年有時絕粒

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冉未嘗一日治萊蕪也里人歌其居約  
繫之舊官以爲縣令之政蹟可乎

### 趙李

阮嗣宗詩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光祿  
註云趙飛燕李夫人楊用脩以爲游俠近幸  
之儔谷永傳小臣趙李俱微賤尊寵成帝嘗  
與微行者宛委謂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  
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按班氏叙傳

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  
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繼云富平宣陵侯張  
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入侍禁中設  
燕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然則  
嗣宗所謂經過正用富平侯事谷永傳乃以  
多近幸小臣爲句繼云趙李從微賤專寵皆  
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趙李指後宮甚  
明以小臣連下讀非也趙飛燕李平之說已  
得之不應與婕妤游從此自嗣宗失辭非有

別解

走馬糞車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張平子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駿裏與飛兔此便可解老張協七命云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此又可爲平子箋註薛綜注東京賦引老子而云今言糞車者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此所謂厚殼饅頭夾紙燈何燕泉謂薛註不通是

矣而又疑車字是田字之悞亦自憤憤  
不足君所

史記條侯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咲曰此不足君所乎漢書加一字曰此非不足君所乎遂失語意諸家註皆強解至有以君所爲帝所謬矣本云此於君有何不足乎猶云何負於汝恚詞也楚漢春秋下蔡亭長詈英布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盜所耶而反何也語例如此

一杯

張釋之傳取長陵一杯土一從木爲杯水車  
薪之杯一從手爲汗尊抔飲之抔一從土爲  
鑿坯而遁之坯於義俱通索隱並存之藝文  
類聚杯門載此從杯讀也唐詩豐上舊居無  
故里沛中原廟對荒丘耳聞英主提三尺眼  
見愚民盜一杯從杯讀也

雪賦

謝莊雪賦林挺瓊樹說者曰瓊赤玉也世豈  
有赤雪耶按詩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  
也然則不妨通用是以韓退之雪詩云真是  
屑瓊瑰又云今朝蹋作瓊瑤跡王衡詩瓊樹  
似新栽白樂天詩萬室甃瓊瑤錢起詩瓊枝  
應比淨皆用之不疑

梅詩

羅浮梅花夢事見龍城錄作梅詩者多用之  
不知龍城錄乃王性之僞作托之柳柳州者  
也詩家諱用宋事顧用宋之僞書不爲宋人

咲乎又宋張功甫梅品花憎嫉十四條其一  
爲作詩用調羨驛使事此不可不知避矣

### 萱

椿萱擬父母義無所取宛委餘編謂當是元  
人傳奇起耳但戴埴鼠璞已云俗謂母爲萱  
堂考詩焉得諼草於母何預則自宋已然矣  
按萱又名宜男曹子建宜男花頌云草號宜  
男旣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  
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

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  
克昌萱之爲母殆沿襲於此歟

### 茶

刊謬正俗云本草苦菜味苦名茶草一名游  
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凌冬不凋陶公弘  
景注云疑此卽今茗茗一名茶又令人不眠  
亦凌冬不凋而嬾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  
藏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  
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



此按此苦菜卽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薺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凌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薺黃薺黃蔕爾陶公雖如俗呼苦薺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祗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按此則茶之與茶故自有分而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又云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蓋据陶公語直以周詩之茶桐君錄之苦菜目今茶耳坡詩註者甚多余所見王龜齡集百家註桐君錄下無解因錄此補之

在宥

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卽自解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蓋太上因之之意在之使不失其常宥之使各止其所而已自唐人悞

作宥罪之宥白氏六帖以在宥與作解爲偶  
已失其義今則動云聖明在宥如在位之例  
若語本南華豈容代變耶

### 雌黃

沈存中云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  
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  
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  
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蓋  
用之有素矣遜齋閑覽云古人寫書皆用黃

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  
雌黃滅之爲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  
謂之雌黃二字今相襲用之不知其解徃徃  
成悞

### 三尺

杜周傳三尺法註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  
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三尺舉成數也然曹  
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是禮亦三尺也論  
衡云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朝夕

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是史亦三尺也  
今以三尺爲法律專稱何歟

### 苞苴

孔叢子孔子曰於木瓜而見苞苴之禮行也  
苞苴如筐篚之例書云厥包橘柚易云藉用  
白茅是也莊子苞苴竿牘苞苴不必寃貨猶  
竿牘不必寃言今竿牘字則通用苞苴字則  
諱言蓋但知桑林苞苴苴行歟一語耳

### 玄亭涉筆卷之三

#### 搏黍春鋤

王荆公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  
天搏黍黃鸝也春鋤白鷺也並見詩疏王摩  
詰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嘒黃鸝荆  
公蓋本此

#### 龍戶馬人

炎徼紀聞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  
水滸謂之水欄以漁釣爲業辨水色以知龍

居故曰龍人善入水採珠螺馬人本林邑蠻  
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假喙  
以採藤捕鱘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  
盧亭云按韓退之廣帥詩衙時龍戶集上日  
馬人來卽此是也舊解謬誤宛委餘編已有  
辨以此証之尤明

畧豹笱簪

陸龜蒙詩頭經畧豹冠微亞腰插笱簪帶蠹  
頻略豹橫木橋也見漢書推酤註笱簪漁具

也簪平聲元次山詩能帶笱簪全獨而保生

金雞玉羊

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啟金雞亾曉玉羊失馭  
本易是類謀曰太山失金雞西嶽亾玉羊鄭  
玄注曰金雞玉羊二嶽之精

朱鷺

古樂府朱鷺曲解云漢初有朱鷺之瑞因以  
鷺飾鼓而名曲按詩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  
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則朱鷺

非本漢初矣或曰鷺鼓精也朱鷺魚以烏宛  
委餘編謂鷺之儀貌觀韓退之魚魚雅雅蓋  
其聲也

### 蒼兕

論衡師尚父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  
其衆曰蒼兕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舟  
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河中  
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  
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

衆郭景純山海經序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  
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此以蒼兕爲舟  
楫如鷓首之例也梁簡文帝南郊頌序塵清  
世晏蒼兕無所用其武功運謚時平鷓鷺咸  
並脩其文德此以蒼兕爲將帥如熊羆之例  
也按論衡雖詳事實而近於誕意簡文之說  
爲長

### 案

孟光舉案之案解者疑不能明按考工記案

十有二寸註棗桌實於器乃加於案師古曰  
無足曰盤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貢禹傳  
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鹽鐵論常民文杯畫案  
神仙傳金案玉杯案蓋有足之盤加食器其  
上者太子丹與荆軻等案而食張敖自持案  
進食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皆  
此物也稽叔夜書堆案盈机孫仲謀拔劍砍  
案則說文所云几屬之案也

### 隱囊

顏之推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  
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綵隱囊顏師  
古急就篇註云鞞韋囊在車中人所憑伏也  
今謂之隱囊弇州疑隱爲穩義按此乃隱伏  
之謂耳

### 臯比

春秋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蒙臯比而  
先犯之註臯比虎皮正義曰僖二十八年傳  
獮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臯比而先犯之

事與彼同知臯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是虎皮其名曰臯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橐橐韜也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按臯比本不可曉而註疏參互考証知爲虎皮古人學問工苦如此今例稱虎皮爲臯比然惡知臯之與茵不有分耶又案犀比之義比集犀角而名然則臯比亦應比集虎皮爲之

### 椒塗

詞曲有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椒圖俗說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按陳孔奐名都一何綺詩九華彫玳瑁百福上椒塗椒塗蓋卽椒圖也其來古矣

### 桃艾

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艾桓公怪而問之丈夫曰亾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艾桃之爲言亾也夫日日

慎桃何患之有桓公說其言來年正月庶人皆佩按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受四方以此觀之桃受卽剛卯也桓公事便是剛卯事始

### 左契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

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衎右言左契受之義也按唐月魚之制西蕃諸國銅魚雌雄相合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內雌者付本國以國使正月來者賚第一魚餘月準此閏月則賚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禮待之此可見左右契之義右牡契也左牝契也三槐堂銘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此持左契者當謂造物者如謂晉公當云



右契

葑田

楊用脩引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苾種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着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其田隨水上下東西故南方有盜田復引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苾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

云苾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弇州謂浮水之田可以連畛接畝未必有之按宋景濂元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云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東西無定人交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畹及四畔所屆上于官官爲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棧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証之竟歸其田夷獠

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按此則葑田果浮水之田而蜀中有之用脩蓋目覩也但周時江南未入版圖周禮所云未必其爲葑田若江賦則居然此物矣

### 鮓鮓

王弼州云宋書明帝嗜蜜漬鮓鮓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知鮓鮓何物覽一小說云烏鮓魚腸也有何好而嗜之若此後得齊民要術作鮓鮓法取石首魴魚鮓魚三種腸肚

淨洗著白鹽內器中密封置日中熟時下薑酢等其說則漢武帝逐夷至海濱聞香氣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取而食之以爲滋味按武帝雖渡江至海未嘗逐夷也其名恐亦附會至於造鮓鮓法則詳矣烏鮓之說實未嘗曉愚按程大昌釋平江夷亭云夷亭何以名夷雖土人不知也偶閱陸廣微吳地記而得其說蓋吳闔閭時名之也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生致迺令人卽此地治生

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鯨其讀如想鯨卽魚身矣而其腸胃別名逐夷爲此亭之嘗製此魚也故以夷名之夷卽鯨之逐夷也按此則逐夷之名固不起漢武帝而魚腸通爲逐夷卽烏鯨腸亦其一耳弇州所引小說蓋沈存中筆談存中又引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及何胤嗜糖蟹所謂蟹之就糖其躁彌甚者古今食品不同魚腸漬蜜不足疑也

### 秧馬

汀州鄣中錄得一詩云屋外青山碧四周夕陽倦轡卸孤鄣水來滿圳行秧馬雉雊一聲驚麥秋芳樹總辭紅意開濃嵐還滴翠花浮客途去住渾無賴遲月聽更古戍樓稱近菴桂子題不解所謂秧馬頃閱東坡志林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水上以板

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殆與秧馬類歟秧馬之狀未覩然前詩用事本此

甌

王樂道與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甌還書一甌詳其意蓋還書而餉以酒故引古語云然倪若水多藏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亦借書一甌之意也或疑爲以酒罌盛書而譏其不韻悞矣杜元凱遺子書云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啣還書二啣唐人訛啣爲

癡更有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之語借書一也或以酒或賺爲已有不妨並爲口實或謂癡爲甌音之訛又不必然

借書一甌余旣斷爲借書餉酒近閱宋張世南紀聞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啣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甌禮部韻云甌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末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鑊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

書吳王取伍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水中  
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榼形范蠡號鴟夷子  
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鴟夷楊子雲酒箴鴟夷  
滑稽腹大如壺師古云鴟夷革囊以盛酒也  
蘇黃用鴟字本此觀此知借書以酒自是故  
事以鴟統通釋亦甚可喜然自杜元凱已有  
嗤語雖云無狀非鄙俗之訛也

罍愚

罍愚之解不一劉熙謂臣下奏事於此復思

此腐談無當段成式亦主其說而譏當時悞  
以護雀網爲罍愚王弼州亦自疑作詩嘗悞  
用皆未詳也惟程大昌演繁露其釋罍愚最  
明且悉罍愚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  
疏通連綴之狀而罍愚然以此刻鏤施諸宮  
禁之門則爲其門罍愚在屏則爲其屏罍愚  
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其闕之罍愚非其  
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罍愚也至其不用  
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垂雀

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其采悤之所以爲采悤則未始或異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交瑣以青塗之見王后傳注故以爲名稱謂旣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采悤爲稱義例同也大昌之說云爾又按離騷招魂云網戶朱綴刻方連些朱子註云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

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卽漢所謂采悤而程泰之以爲今之亮隔其說是也則文公以程說爲定論矣

### 棘闈

五代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和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今場屋關防謂之鎖棘放榜後稱徹棘意與此異

玄亭涉筆卷之四

類釋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二人曰匹四人曰疇嫡  
長曰伯庶長曰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損其  
數曰減全去之曰省色曰妬行曰忌女曰妬  
男曰媚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貪財曰饕貪食  
曰饕晝曰烽夜曰燧方曰碑圓曰碣陰文曰  
款陽文曰識竹曰簡木曰牘後持柂處曰舳  
前刺櫂處曰艫絡馬曰羈穿牛曰縻受它兵

沙筆 卷之四  
曰蘭受弓弩曰錡有垣曰苑無垣曰圃有菜  
曰羨無菜曰臙細切曰齏全物曰菹初採曰  
茶老曰茗直根曰根曼根曰柢有角曰麟無  
角曰麒赤羽雀曰翡青羽雀曰翠

通稱

獸可稱禽說文禽走獸總名虫皆可稱獸考  
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  
者木可稱草青史子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  
穀可稱蔬禮稻曰嘉蔬物之名可稱字周禮

輶人注鯁魚字亦可稱謚王子淵洞簫賦幸  
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送可稱媵楚  
詞魚鱗鱗兮媵予張平子思玄賦迅焱灑其  
媵我兮男子之行可稱嫁列子將嫁於衛爾  
雅媵將送也如適之嫁徂逝往也弁冕之飾  
有稱筭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筭朱紘漢  
侍中惠文冠黃金爲筭飲可稱食漢書于定  
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噐物之年可稱壽考工  
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



年

弟子門生

漢儒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授受者爲門生  
魏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者  
補弟子

季材

周禮季材稗材也侏儒柱短柱也左傳女墻  
詩女桑漢書錢有幼錢壯錢亢倉子苗其耨  
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朝夕

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左傳趙文子襲其  
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  
史記張丞相洗沐常先朝王陵夫人臨邛令  
日往朝相如亦旦見耳然稱朝終嫌同辭漢  
以後無此矣

去月明月

去月前一月也見唐張仁亶賀登極表明月  
後一月也見左傳子產立公孫洩

桃李

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唐人公門桃李語本於此然說苑又本韓非子改橘柚爲桃李耳

將母

王戎問孔子老莊異同阮瞻曰將母同不直云同而云將母同晉人語度也然有所自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曰在外卽言外在內

卽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曰唯唯

勿勿

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旂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按大戴記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亦惶遽之義今第知

有匆匆不知有匆匆矣王獻之書有第甚頓  
匆匆不具杜牧詩浮生長匆匆兒小且鳴鳴

咄咄

咄呵也諸葛瑾別駕喚諸葛恪云咄咄郎君  
恪遂應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桓南郡  
與殷荊州語次共作了語有一參軍云盲人  
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皆呵斥  
之意殷浩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亦坐廢後憤  
嫉之詞郭舍人叱武帝乳母曰咄鶡冠子云

咄則徒隸之人至矣光武咄咄子陵蓋作布  
衣交態漫嘲之耳不然何謂以禮下之耶

猶然

史記游俠傳猶然遭此灾猶然字本莊子宋  
榮子猶然笑之他文罕見近時相習用此二  
字殊可厭

客子

范睢傳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唐詩多用  
客子字蓋本此

矯箭爲矢

韓非子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今箭與矢通稱不知箭矯而爲矢也

長物

無長物之長去聲越中稱物剩若干云仗若干仗義無取當是長字之訛

唯酒

今飲筵呼侍者酌酒作腮音莫知其字與義按李涪刊誤云耀酒曲名三臺耀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爲平聲程大昌云耀音素回反屈破也啐音蒼憤反啐吮聲也今旣呼樂侑飲則於啐喻有理於屈破無理自唐至今皆訛啐爲耀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便石林燕語云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

之辭本作啐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  
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  
唯愚按唐人本作唯後漸爲唯而音皆素回  
反正與今語音同然則從其近者當作唯字  
爲易曉蓋本呼樂侑酒之辭其後雖不作樂  
而酌酒者相沿呼之曾記夢華錄有綏酒似  
之而非也

幬

中庸覆幬註幬亦覆也一作燾按爾雅幬謂

之帳公羊傳曾祭周公盛曾公燾群公廩註  
新穀盈噐曰盛燾者冒也廩者連也

穀

李斯書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註穀盡也莊  
子墨子其道大穀註穀無潤也按莊註更明  
又物之粗者曰穉地之磽者曰确皆與無潤  
義同可以互證

息耗

音問之謂消息猶言安否善惡消消耗也息

生息也後漢書竇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  
息耗卽消息也今或顯言息或顯言耗浸失  
其義

### 意氣

世說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  
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  
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  
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意氣二字頗新  
按潛夫論云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仲長統  
法誠篇云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  
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皆謂餽遺爲意氣  
世說語有自來矣

### 長樂老

急就章長樂無極老復丁舊解爲蠲其子孫  
之役王伯厚曰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按馮道自稱長樂老蓋用此語

### 媪相

宋人目童貫爲媼相唐人目武后之朝爲牝朝愚謂牝朝之臣皆媼相也

### 拂士

說苑韓武子田獵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亾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囁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囁也武子曰盈而欲我拂乎而拂我矣何必囁

哉遂輟田孟子法家拂士觀此其義始著槩云輔弼之賢士未晰也

### 韜伯

唐書常袞爲相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韜伯以其韜韜無賢不肖之辨云按顏之推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交州號爲韜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嚙羹

之嚶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案法盛世  
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齶齶語蓋  
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齶伯字自齊梁  
碩學已難其解而唐世人猶稱之蓋俗語相  
傳問則不知者也

### 龍鐘

李濟翁曰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鐘之義  
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鐘卽涔爾涔與鐘並蹄  
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鐘固淋

漓濺澱矣楊用脩曰龍鐘竹名年老曰龍鐘  
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王弼州  
曰龍鐘蘇鶚解以爲不昌不翹舉之貌終不  
能釋字義一云竹名又以爲鐘籠亦不明其  
爲衰態也愚按籠葱竹出南越羅浮山其大  
七八圍日長丈二此豈搖曳衰颯之况乎槩  
操下和之歌云空山歔歔涕龍鐘又岑參詩  
雙袖龍鐘淚不乾龍鐘涕貌也老人多涕故  
云濟翁之說近之



論癡符

顏氏家訓云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  
勿強操筆流布醜拙江南號爲論癡符按論  
力丁切衒聲也論癡卽賣癡也符蓋鬻物之  
券

肉譜

周續之號十經杜鎬號萬卷李守素肉譜虞  
世南行秘書谷那律九經庫朱遵度幕府書  
厨傳迪書麓李善亦稱書麓皇甫謐書淫劉

峻亦稱書淫

苛廉礫仁

戰國策史舉以苛廉聞於世韓詩外傳有礫  
仁者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  
不厚苛廉礫仁二語罕用苛小草也礫礪石  
也

古人用字之妙

騶虞詩一發五羝毛傳云虞人翼五羝以待  
公之發鄭云君射一發而翼五羝者戰禽獸

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孔穎達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此解真合仁術戰字甚奇如維筍及蒲鄭云蒲深蒲謂蒲蕩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深字音如此用字非古人不能夏小正云黑鳥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以浴狀飛絕奇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劔辟咡詔之鄭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

頭與語口旁曰咡劔字音歐陽公文云回顧乳者劔汝而立于旁正用此或易劔爲抱字誤

玄亭涉筆卷之五

貴鷄賤鶩

公膳曰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鶩以是知古人  
貴鷄賤鶩也趙宣子爲正卿而食魚殮子思  
居衛銀佩而魚食皆言其菲以是知古人不  
貴魚也子卯稷食菜羹以是知古人不貴稷  
也

阡陌

商鞅開阡陌或訓開爲除謂阡陌卽井田之

徑涂畛道水陸占地頗多開阡陌卽廢井田事也此說非然按董子言秦改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區博言秦滅廬井而置阡陌唐人策問秦壞井田漢脩阡陌策云人稀土曠者且循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合而觀之井田阡陌判然矣

### 牛耕

周禮正義謂周時未有牛耦至漢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周益公明其不然歷引冉

耕字伯牛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月令季冬出土牛鄒穆公言百姓飽牛而耕辯之詳矣愚按漢書趙過用耦犁二牛三人又云民或苦少牛亾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然則趙過教牛耦非創牛耕以人代牛者始過以牛犁田者非始過也牛耕不始於漢第就過事證之自明讀者自不審耳

### 臚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曰初者蓋秦始  
効中國爲之左傳虞不臘矣正可爲列國舊  
有臘之証王介甫之徒乃謂周無臘秦始有  
之翻疑左傳之僞非篤論也

### 棄灰

羅願云仲夏班馬政游牝別群繫駒之月馬  
之爲性畏新出之灰駒遇者輒死石礦之灰  
亦能令馬落駒刈藍以染也燒灰也暴布也  
三者皆有出灰之氣月令禁之者蓋爲馬歟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棄灰或古法但刑重  
耳案韓非子曰殷之法棄灰於街者刑子貢  
以重問之仲尼仲尼曰棄灰於街必燔人人  
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相殺然則雖刑之可  
也刑棄灰一爲害馬一爲生鬪秦人尚公戰  
而抑私鬪二者義各有取但以商君之法托  
之殷以韓非之意托之孔子附和者將以爲  
殷人先罰之証非然也

### 姪娣

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愚按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媵娣曰戴媵而其嫡則莊姜姜與媵不同姓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嬴蔡姬姬與嬴不同姓安在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者乎莊姜姊妹一適於邢一適於譚皆爲夫人未嘗遞爲娣也詩稱東宮之妹以言其貴果如兄子之云則得臣設有三女皆當分隸

三國爲之從妾何副君之女盡合卑賤乎且使同氣連枝遞操匱盟諸姑猶子並進銀環殆類收孥豈曰人理聘穉齒而待年事良可醜屈大邦以媵小勢或不行宋戴埴謂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媵特送昏之名左氏同姓媵之不過謂可講餽送嫁女之禮斷非以妾訓媵其說不爲無見然而三傳並著其文諸儒因而無譏今無以明其不然要不能無惑於斯禮

禮無二嫡

會稽季本曰古者天子一娶十有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之后諸侯之夫人爲嫡其外姪娣及他女從者則謂之妾媵而班行序爲嬪御當其初至貴賤已有等差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故於禮無二嫡嫡先死則從其班行之次立爲繼室以攝行內主之事大夫亦然故程正叔有言大夫以上無再娶禮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

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此論義理甚精雖再娶名爲繼室亦但攝行內事而已豈宜就當嫡禮哉後世緣此自庶士以上至于天子皆有再娶之事非古禮也又曰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皆以其鞠育之恩同於親母如禮所謂生養之終身如母故爲之服三年也雖爲繼母苟未有恩則以其嘗親父體而服之同於庶母斯已矣若槩以爲三年則過

且非所以重嫡也古人最重嫡妾之分故有不再娶無二嫡無以妾爲妻之訓其於繼母之禮必不如此之無別愚按翟方進傳方進內行脩飭事後母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可見漢制不爲後母三年而公孫弘傳後母死服喪三年蓋時鮮服者而弘獨行之故書耳無二嫡不再娶之說出春秋傳註疏古禮則然而後世罕知之矣

### 冥婚

後唐明宗見書儀有起復冥婚之制曰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詔刪定之按宋以前惟奪情不終制者稱起復今爲除服通稱相沿之誤也冥婚卽周禮所禁嫁殤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原不從操竟聘甄氏女合葬明帝愛女淑薨亦取甄氏女從孫合葬又子建平原懿公主誅配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



優渥成禮于宮靈輻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  
嶽曹氏蓋世有情癡唐代宗以建寧王倓於  
中興有大功進謚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季  
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事雖不經然代宗  
之傷悼建寧有足悲者

### 漢人字

古人立字展名取其同義如名賜字子穎名  
予字子我是也漢人字多不循名第以甲乙  
爲差如司馬相如薛廣德施讎孟喜皆字長

卿公孫弘嚴延年字次卿宣帝亦字次卿衛  
青王章朱邑字仲卿李陵丙吉周堪龔遂劉  
辟彊字少卿鄭弘字穉卿汲黯韓安國韋賢  
字長孺孔霸字次孺灌夫字仲孺枚臯字少  
孺云敞字幼孺夏侯勝韓延壽字長公陳遵  
字孟公蓋寬饒黃霸字次公師丹字仲公甄  
尊王賞字少公杜延年陳萬年字幼公梁丘  
賀費直字長翁疏廣文翁字仲翁郭解字翁  
伯金日殫字翁叔貢禹韋玄成字少翁魏相

字弱翁路溫舒字長君蕭育宋平字次君李  
疆字仲君史丹字君仲翼奉字少君霍光胡  
建字子孟公孫賀字子叔楊惲字子幼又睦  
弘字孟彭越蕭咸字仲枚乘張歐字叔張釋  
之字季不復加君卿等字嚴忌字夫子朱買  
臣字翁子蘇武字子卿馮野王樓護字君卿  
金安字子侯張安世字子孺何武王駿字君  
公䟽受嚴彭祖暴勝之字公子則二字皆虛  
位也宋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者帝問次公

何義廷臣莫對龐莊敏爲殿中丞越次對曰  
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  
此人當慕黃霸之爲人帝善其對驟加進用  
霸次於王言自有理亦燕相之說郢書也

### 復名单稱

顏師古曰復名单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  
易不思立名本旨禮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  
安得不諱乎至若伯陵稱陵季荊稱荊雖少  
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

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勅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程大昌曰今人有複名而單書一字者劉韶美名儀鳳守蜀郡嘗有公牘至省部單書一儀字予在禮部見之以語同舍笑之定三年祝鮀舉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衛武注重文公也武叔武也則複名而單書其一亦有古也按今人不復考究及此因並錄之又唐

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宋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見石林燕語

### 京朝官僦居

宋東西府成知制誥陳繹爲記曰國朝襲李唐故大臣不及建第而僦居按此則京朝官僦居自唐宋已然

### 進階

致仕士大夫遇恩詔進階輒易服色議者曰凡進勲階止本品其進過本品易服色者

皆誤也然嘗考魏文靖公驥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遇成化登極恩詔時年九十一進一品階有詩云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荷蒼穹王弇州先生爲凌藻泉墓表稱南京刑部郎進朝列大夫凌君其文曰會東宮詔恩進金緋云莆田周方伯瑛亦稱進階從一品其他碑表傳志家乘年錄稱進階者徃徃而是豈先輩皆爾誤耶近聞弇州之說云隆慶卽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

進階一級於是致仕尚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僉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戴褐蓋事稍稍聞於內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尚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於是言官申明其事謂尚書未滿初考進一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授資政者止當曰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通行天下裁

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爲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間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卽草是詔者答曰公言是也當時寔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被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以爲例耳自後新鄭草赦詔第云進本品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

復自若也按此則隆慶以前詔書原許進階一級從前進過品者故不悞自後詔書始有本品勲階字樣則自是限於本品耳今昔異制不決之疑乃始犁然

推恩百歲及婦人

丙午 恩詔一款軍民男婦查無過犯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徭八十以上者仍給布二尺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倍之內男子有德行著聞鄉里敬服者給冠帶

榮身男婦百歲者表宅優異仍歲給布米養  
贍終身欽此從前詔書推恩不及婦人論年  
不及百歲時爲 慈闈覃恩志遠在戶曹得  
佐末議以爲闡坤儀開壽域兼斯二者乃全  
也幸蒙施行然初亦以意識之未稽乎典故  
也後攷唐世推恩之格開元二十三年耕籍  
田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  
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  
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  
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  
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  
宋制比唐不同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云乃  
知暗合古制此非甚關係亦盛典之眉毛也  
敢私識之

儀從

今官府儀從稱執事者三一曰角弩本古之  
角弓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  
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

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  
晉設角弩而不用今名正同一曰棍者古之  
棒也亦曰車輻亦曰金吾以銅爲之黃金塗  
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得執之  
御史校尉郡守以下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  
故謂車輻亦以其形似輻也今之棍兩末飾  
以銅蓋其遺制前輩或稱爲雙藤一曰槩俗  
呼鏃古之檠戟也本受之遺象後世以赤油  
澆之亦謂之油戟又金吾仗以梟槩爲第一

隊刻犛牛於槩首以碧油囊籠之亦其類也  
束修

漢書第五倫疏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  
之饋章懷太子註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修  
脯也按穀梁傳束修之肉不行竟中解與論  
語疏十脰脯同不以束爲束帛也唐六典國  
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修一案爲束  
修之禮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筐五匹  
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脰然則章懷據唐禮

言之也

東修尚有數說漢書延篤曰吾自東修以來  
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東帶修飾李固奏  
記梁商曰王公東修勵操晉賈堅曰吾東修  
自立皆檢束修飾之義此與論語不同不妨  
並見而說者便欲執以廢修脯之說拘矣韓  
退之論語筆解云言小子洒掃進退東修末  
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吾必教誨其大者此又  
一說也

缺隅

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  
瓦而陳之元人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本  
此按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  
衽宮成則必缺隅蓋與歆噐之戒同義意念  
深矣

書雲

古者分至啟閉皆書雲物今但知爲冬至事  
唐以前人日元夕至日皆登高今但知爲九



日事端午本作端五凡月之五日皆可稱今  
但知爲五月五日

### 江東米價

王導問江東米價王述張目不答劉寶問長  
柄葫蘆陸機悔其造門皇甫規薄鴈門一太  
守問卿在郡食鴈美乎古人例如此今主客  
語次不復知有此避忌

### 上疏自書

小說漢高帝手勅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

人也此鄙淺者爲之耳漢疏蓋無不自書者  
按風俗通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  
詡所奏耳目不聰明椽屬周舉曰比有變異  
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創  
草伉手書密上上覽伉表嘉其忠謨伉目數  
病手能細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  
偃蒙慰勞又按杜伯度善草書帝愛之詔令  
上表亦作草字後謂之章草二事足以証矣  
其他未及遍考也

鏤板

書籍唐以前未有版本顏魯公爲孫逖集序云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此可見當時文之行者不過傳寫而已卽顯如韓退之者非歐陽公識之於殘蠹之餘幾無傳矣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字學小書五代馮道始印五經後唐始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板于國子監和凝有集百餘卷

常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蓋當時以鏤版爲異事如此



